



席慕容
白灵
吴宏一
吕大明
叶子

● 等著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·4

不死鸟

台湾散文对于大陆读者来说，便是不远不近的山水。说不远，是因为许多台湾作家，都或先或后地在大陆风摩过；虽是千岩万壑，关山相隔，但地理的巨大屏障却隔不住缪斯诸神桂桨拨动的轻柔声息。于是，海峡彼岸文章圣手笔底牵动的风雨声，便传过时空的幽谷，杳然回响。说不近，是因为深山丽泽其景虽好，可是在远望之余，能俯身拾阶，逡巡其间，一睹青林深涧，梵刹园亭之真颜，抑或投身入水，一亲膏泽而知其冷暖者，又有几人？

于是，在海上开禁日久，两岸交流渐畅的今日，我们太有必要将台湾散文的整体形貌展现一回，好让大陆读者可以从更多的路口，投入这一片浩瀚的美景，在几番尽情的游走之后，收获中华文学的全息景观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清

经

典

散

文

珍

藏

散

席慕蓉

白灵

吴宏一

吕大明

叶子

●等著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·4

不死鸟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死鸟/祝勇主编. - 2 版. -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
2000.1

(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)

ISBN 7-5068-0548-0

I. 不… II. 祝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5443 号

书 名 / 不死鸟

书 号 / ISBN 7-5068-0548-0/I·32

责任编辑 / 陈俊珏

责任印制 / 王大军 刘颖丽

封面设计 / 悬壘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/ (010) 63455164 (总编室) (010) 63454858 (发行部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地矿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11.5 印张 270 千字

版 次 / 2000 年 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0001-5000 册

定 价 / 18.00 元 (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杏林子 (1942 -)	
浊世	2
席慕蓉 (1943 -)	
一个春日的下午	11
丰饶的园林	18
小品四帖	22
三 毛 (1943 - 1991)	
不死鸟	28
梦里花落知多少	32
悬壶济世	49
吴宏一 (1943 -)	
在暮烟里	58
笛声	60
归来	61
张系国 (1944 -)	
孤独之旅	64
蒋 芸 (1944 -)	
迟鸽小筑	75

喻丽清 (1945 -)	
象脚花瓶	83
木马还魂	86
蝴蝶树	94
盒子	100
芦笛哀歌与巴比伦的怀乡梦	104
爱 亚 (1945 -)	
痛	110
钟 铃 (1945 -)	
阴影	120
恐惧	123
季 季 (1945 -)	
倾听	130
黑 野 (1946 -)	
风雨荒村	133
陈 列 (1946 -)	
同胞	138
无怨	146
徐仁修 (1946 -)	
鹭鹭与我	154
蒋 勋 (1947 -)	
淡水河随想	168
洪素丽 (1947 -)	
溯河的季节	172
去去莫迟疑	178
喝茶及其他	184
吕大明 (1947 -)	
绝美三帖	189
尘世的火烛	194

散步,在美的领域中	201
萧 萧 (1947 -)	
灯火	207
廖辉英 (1948 -)	
女作家难为	211
两性迷思	217
罗 青 (1948 -)	
子夜册:曲	225
野渡册:画	228
蔡碧航 (1948 -)	
今夜,我如是说	232
与子同偕	237
李 黎 (1948 -)	
城市感觉	241
叶 子 (1948 -)	
希腊六音	250
洪醒夫 (1949 - 1982)	
阳关以西无雨	264
心 岱 (1949 -)	
弓身的妇人	271
袁琼琼 (1950 -)	
蚕	275
阿 盛 (1950 -)	
厕所的故事	279
火车与稻田	284
散文庙群岛	290
绿袖红尘	297
郑明嫒 (1950 -)	

邈邈行江湖	307
从陋巷中走出天地	313
愚 庵 (1950 -)	
野鸭的黄昏	322
一九八四死屋手记	329
郑至慧 (1950 -)	
有些树,今年砍掉了	337
白 灵 (1951 -)	
用想象守候你	342
古蒙仁 (1951 -)	
异象	347

杏林子

一九四二年生。女，本名刘侠，陕西人。十二岁小学毕业时，患类风湿关节炎，全身关节均告损坏，以后自学成才。著有散文集《重入红尘》《杏林小记》《另一种爱情》及各类剧本。现主持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。

浊 世

白 女

前些时候，同工推我时，忽然一声惊呼：“哎呀！刘姊，你长白头发了！”

我一笑置之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就已经发现头部右上方冒出一小撮白头发。其实，我的脸上也开始出现细致的纹路，不过不注意还显不太出来。

姊姊知道了，花了几十元美金买了好几瓶护发药水，老远托母亲带回来，交代我务必要擦。我一看使用方法，又是先擦后洗，又是洗了再擦，手续繁复，先就不耐烦了。我一向体贴自己，不肯给自己找这种麻烦的，全部束之高阁。

上天厚我，从小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，一张光洁圆润的脸，而年过四十才长几根白头发，出现几条皱纹，有什么可惊可叹的呢？

常常有年轻的女孩子问我如何保养皮肤，天知道我从来就没花过心思在这上面，每天只是清水肥皂洗脸，连化妆品都不用。母亲偶尔买瓶面霜给我，也很少擦，反倒是

弟弟放假回来偷擦掉了。

年轻时的我，对自己的容貌相当自负，总觉得样样皆好，唯独牙齿不够理想，免不了耿耿于怀，常发怨言。有一次，妹妹就不高兴地说：

“你这个样子还不满意，那人家长得丑一点的，岂不都该跳淡水河了？”

没想到十年来，因为下颚关节变形后缩、颈部周转不灵、药物副作用，加上长期侧睡的结果，导致整个脸庞变形，越来越不美丽时，我的心反而越来越释放，越来越坦然自得。我终于发现再美丽的容貌也会在岁月的侵蚀下丑陋，唯有心灵的美、思想的美、性情的美才会随着时光的酝酿益加香醇。

春令营时，杨子先生见到我，不禁难过地红了眼睛，他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。

我轻轻告诉他，也告诉在场的数百个残障孩子，上帝对我还是公平的，若是我样样具备的话，岂不是要轮到别人埋怨上帝不公平了？

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自足快乐。生命于我恰似一枚初熟的果子，经历了雨雪风霜，已经开始尝到甜味，却仍保有它的新鲜和轻脆。

不再苛求什么，也不再计较什么，正因为多了一分包容的心，反而觉得世界无处不美，人间无处不好，人生小小的不遂不顺倒成了一种点缀，回头再看，也是一种风景。

有一次，在电视上看到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掘出一具千年前的木乃伊，发间仍插着鸟羽，据说埋葬时仍是新嫁娘。想当年也是花容月貌，然而，那如缎的长发呢？那温润如玉的肌肤呢？那漆黑明亮一如星子般的双眸，以及

眸中绵绵不尽的情爱呢？如今剩下的只有狂风怒号、黄沙遍地，只有漠漠大野和无边无际的烟云。当她的遗骸重新暴露于荒漠之上，千年前的繁华也不过一场春梦。

（有一日，我们也要如风而去。值得珍惜的是今天，好好地活，好好地爱，好好地享受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人生短暂，许多美好的时光一经错过，就永远追不回来了。）

他年，即使白发皤然，又何能损我一丝一毫的美丽呢？

随 缘

朋友要订婚了。

多年来，我深知她在身体上所承受的病痛折磨之深，连我这个饱受病患的人也为之心酸不忍。然而，每次见她，也只见她如花的笑脸。

所以，当她娓娓诉说着那个千百年来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，不知为什么，就是想叫人流泪。泪眼中一半欣喜一半感叹地说：

“真好真好，受苦的人就是应该有人好好地疼，好好地爱……”

“那你呢？那你自己呢？”

冷不防这样一问，倒教人一下子愣住了。朋友真的是觉得我在受苦吗？

有一度三毛天天跟神祷告，要拿她的命跟我换。她说，她尚且有一个丈夫可以死，可以让她哀哀思念，而我连这一点也没有。她可怜我。

我总是笑，总是顶她一句：“你的命有什么好，我才

不要！”

我才不要。一个从小得自闭症的孩子，只会拿着刀片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割得七零八落。爱情和婚姻的路上几生几死，仿佛每一次的欢乐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悲哀，短暂的幸福总像在酝酿某种不可知的悲剧。

而她居然要跟我换，这样的命我不要。我受苦只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心却是完整的。

我有我的路，在我的大苦大悲之中，自有我的大喜大乐。看尽了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的故事，能够拥有一颗平和自如的心，这是我的大福气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两年来，朋友们特别关心我的感情问题。有一回，有人托三毛转交一封信给我。

“情书。”三毛强调：“不是另一种爱情，是这一种爱情。”

我没有接过来，问都不曾问。已经过了用这种方式交朋友的年龄。

其实，好像从来也没喜欢过这种方式。这一生也不是没有爱慕者，没有接受的原因自己也很难坦白，理由可以有一大箩筐，仔细思量又似是而非，或许正应了温庭筠的一句诗：

过尽千帆皆不是。

仿佛始终没有遇到那个应该属于我的人，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芸芸众生没有心动，没有乍然的惊喜，没有那份生死相许的孤注一掷。

倒也不曾刻意去寻找，或许已自身边流失亦浑然不觉。

拓荒常为他这一生没有好好谈次恋爱而懊恼悔恨，我

倒觉得有与没有都是天意，强求不得。我不奢望人生十全，但有九分便也心满意足，因知万事万物有得有失，有成有败，有盈有亏，有圆有缺，有喜有悲，有乐有哀，换一个角度看，缺憾何尝不是另一种圆满呢？

陶塑班的美术老师一夜之间剃光了他的三千烦恼丝，每个见到他的人都为之绝倒。我知他是为情所困，岂不知发乃身外之物，既是看破红尘，何庸剃度，可见尘缘未了。

朋友问我：“那么，你是看破了？”

“我是可破可不破，随缘吧！”

彼此相视一笑，意在言外。

浊 世

那天，小人儿随父母到台北来，进了门，先把我的屋子左看右看，皱着小眉头，埋怨说：“你怎么住了这么一个可怜的小房子！”

停了一会，又说：“真受不了你这种小房子！”

“不小啊！你看，还有院子，院子还有树，树上还有鸟，多好！”看他一副人小鬼大的样子，真是好玩。

他摇摇头，不以为然的。隔了半晌，忽然又冒出来一句：“姑姑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搬下来住呢？”

我一惊，敢情小人儿怜惜我一个人孤单，却表达不清楚心中的意思，只好迁怒我的房子。

我亲亲他的小脸，要怎样才能让他明白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日子要过呀！

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，怎么样也没想到有一日会离开

的。临走那天，坐在车里看着青山自眼前一步步后退，渐行渐远，心也仿佛被切成一段段，随山而去。只是一下山，便把眼泪收起，把山忘得一干二净。

没有离去之前，也会犹豫，也会挣扎，也会流泪不舍，然而一经割舍，就再也不回头。在我浪漫多情的个性中，其实也有相当冷酷无情的一面。

足足有半年之久，我没有回到山上去，想都不曾想过，直到中秋节回家陪伴二老。

再见青山，妩媚中多了一分矜持，熟稔里添了一分淡淡的距离，很难想象那三千多个每天看山、听山、呼吸山、睁眼是山、闭眼是山、睡梦中亦有一片青山隐隐的日子。如今每日面对的却是墙上一幅朋友的山水画，山对我是那样遥远陌生，朦胧而不实在。

在自己的生命中，似乎很难有两全的时候，不是选择了这一样，便是割舍了那一样，总要一刀下去做个了断。

每次看到栗耘或孟东篱的文章，便不免心生羡慕，恨不能也寄身山水，终老田园，做一个化外之民，物我两忘。却也很清楚自己，对山下的世界永远做不到无动于衷，永远做不到置身事外。修炼十年，修不成正果，依然是凡人凡心，俗情俗爱，依然对人间的事事物物牵牵绊绊，既然眷恋不舍，便无可逃避地跟着一同焦虑一同忧伤。

上班途中，总看见许多人家屋檐下挂着一只只鸟笼，笼中鸟被粟米和青菜喂养得臃肿肥硕。有时气起来真想晚上过去偷偷打开笼门，放它们自由。随后又不免失笑，已经习惯于笼中生活，即使回归山林，怕也是无法适应。

汲汲营营的都市人又何尝不是笼中之鸟，不同的是有人无奈被困，有人却是自甘投身网罗。

当初为了这份工作，没有人不反对，母亲尤其激烈，几乎一提起来便勃然大怒。三毛、拓芜几次劝阻不听，一度气得想毒死我。

“不知道这个人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”他们说。

我竟然给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孤单的路，而且不能回头。

心中总有一种热切却又不为人知的寂寞。世人总以为我为的是一份爱心，我岂是这样肤浅之人，我为的是那一颗颗和我同样圆颅方趾、黄肤黑睛的灵魂怎么样去肯定自己、接纳自己，进而得到他人的肯定接纳、尊重认同，这是基本的人道问题，是人性尊严问题，又岂是“爱心”两字所能包涵的？然而，我要怎样才能让人了解？

十月初我们邀请陈怡安博士演讲，他很坦诚地表示，面对这些残障孩子，他有一份无力感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。

其实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工作者，都有相同的感受。面对社会传统观念的压力，以及整个大环境的不能配合，我们也常有一种深沉的悲哀和无能为力的困乏。

特别是那些重度残障者，那些低智能儿童，那些像狗一样到处被踢被拒的孩子。还有许多很小很小的幼童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和教育，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十年、二十年后他的发展情势，我们忧心如焚，可是种种限制，我们无法扭转现况，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。

我的同工常常在办完一次活动后，身心俱疲地放声大哭。

那样的眼泪和当年耶稣面对耶路撒冷所流的眼泪又有什么分别呢？

我自己亦是矛盾得厉害。有时跟神祈求，给我多一点

爱，因为我有这么多对象要关怀、要付出，可是有时我也向神祈求，让我的心更粗糙一点，我的感情更迟钝一点，免得我因为爱得太多而痛苦。

我不知道爱是否同时具备了快乐与痛苦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。我只知道这一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，没有怨悔，没有逃避。

写作班的谭老师大概看中我长了一张团团粉粉的圆脸，封我“玉观音”。我告诉孩子们，我们不做观音，我们只要做一个平平凡凡、普普通通的人就可以了。

“做观音才可怜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没人爱呀，我们平常只会求她、拜她，谁敢跟菩萨说我爱你，不给他一掌劈死才怪呢！”

孩子们捂着嘴直笑。

就让我们做一名小小浊世中的凡夫俗子吧！免不了有情爱的挣扎，人世的悲欢，却也在这苦苦乐乐、悲悲喜喜当中尝到了做人的千般滋味、万般风情。

席慕蓉

一九四三年生于重庆，蒙古族
人，先后毕业于台北师范艺术科、
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、比利时布鲁
塞尔皇家艺术学院。著有诗集《七
里香》《无怨的青春》《时光九篇》，
散文集《写给幸福》《写生者》《有
一首歌》《江山有待》，美术论著
《心灵的探索》《镭射艺术异论》
等。其作品八十年代风靡大陆。